

## [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

## 为山区村庄画一幅蓝图

## “布袋教授”杨贵庆和他的乡村振兴实践

■ 劳动报记者 郭娜

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规矩矩扣上了每一颗扣子,手里拿着一张规划图纸,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贵庆教授正在为学校录招生视频。不过,他更被熟知的形象,是撑着竹竿手杖、背着帆布袋、裤管满是泥巴的“布袋教授”。

八年来,每月两次、每次三天的黄岩之行,首次因为疫情中断。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将浙江黄岩看成了第二故乡。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杨贵庆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勉励同学们要成为一颗具有特殊功能的正能量粒子,当未来某一天国家和人民需要时,破壳而出,勇敢而自豪地担当起改革、创新、引领社会奋勇向前的时代重任。

而杨贵庆教授就是这样的一颗粒子,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贡献着知识分子的智慧。

## 村里来了大学教授

八年前的杨贵庆或许没想到他能与黄岩结缘这么久。他率领同济师生团队,从科学规划乡村入手,抢救“复活”了台州黄岩一批古村落,重聚了人气,带动了村民,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鲜活的“黄岩样本”,也见证了村民的走上了小康之路。

沙滩村坐落在屿头乡,是黄岩西部山区一个重要的集镇,村子老街北侧几乎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屿头乡政府各部门的办公驻地。随着乡政府部门的陆续外迁或撤销,沙滩新区和新市场的建成,老村人口骤减,逐渐成为一个走向萧条和破败的“空心村”。

从2003年起,浙江省大力推进“千万工程”,2012年,提出建设美丽乡村。“我们看了方案,没有突出历史文化要素,相当于铲平重建,不是有机更新。”“就如同倒洗澡水,你得先把孩子抱出来,再倒脏水。”杨贵庆说,农村的



脏乱差环境掩盖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些古树、古井、戏台、石板桥都是历史文化要素,要把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再结合现在的宜居生活,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进行规划。

杨贵庆坐不住了,地方政府官员也惊呆了,原来乡村规划要这么做,双方一拍即合,杨贵庆教授团队以顾问身份进入沙滩村。

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用脚一步步踏遍村庄的各个角落。洗得泛白的布袋是他的“标配”,里面尺子、水笔、铅笔、白纸一应俱全,随时可以画图……从规划之初,他设计的调研问卷的问题从“家庭基本情况”开始,到“与乡镇的联系频率”为止,设计问题53个,可谓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调研到的41户居民,家家被问到,户户有回音。这些“笨”功夫,让杨教授团队成了村民的“知心人”。

在杨贵庆团队的指导下,沙滩村修缮房屋41间;擦亮了800年的太尉殿,兽医站变成游客中心和文艺礼堂,卫生站变成同济大学美丽乡村实践基地,乡公所和旧粮仓变成民宿,恢复柔川书院……修旧如旧的古建筑,在被注入新的功能后“复活”了。

## 古村落重焕生机

凭借着美丽乡村的优秀成果,2016年沙滩村开始投身乡村旅游事业,发展生态经济。80亩的四季采摘园、“柔川岁月”牌坊、书吧、茶吧……沙滩村实现了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淘汰了产落后污染较高的企业,形成了民宿、农家乐等特色的旅游产业,并且盘活了闲置的集体用地,激发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后劲。

老街的改造为沙滩村提供了

一批特色的店铺,很多长年外出的村民选择回村发展,米酒店、馒头店、民宿陆续开业,整村的商业氛围与人气也越来越旺,老街重现了旧日“风采”。原先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了,还有不少外乡人来安家,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仅春节期间,村里经营麦鼓头(一种烙饼)的村民一天能赚3000元,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整个黄岩区,很多村民都认识杨贵庆,喊他“杨高修”(杨教授),经常向他咨询规划建设意见,很多和杨教授合作许久的当地农民团队也成了他半个学生。

这些年来,杨贵庆教授拿着这些犄角旮旯里的小项目,乐此不疲,彰显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和责任。自从他受邀担任黄岩美丽乡村建设的“总规划师”后,他还承接了乌岩头村、直街村、头陀村、蔡家洋村、瓦窑窑村等村庄

的乡村规划。

“杨教授不看金钱看事业,有一颗中国教授的责任与良心,他把对中国乡土文化和建筑的传承、坚守当作自己的生命。”台州市原市委常委兼黄岩区委书记陈伟义曾如此感叹。

## 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杨贵庆说:“小康中国应该是城乡共享协调发展的小康,我们就是要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乡村振兴人才。”而黄岩,正在成为一所培养振兴乡村人才的大学院。

2018年2月,同济大学与黄岩携手共建全国首家“乡村振兴学院”,杨贵庆担任该学院执行院长。同济大学为乡村振兴学院备好丰富的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组建了一支由11名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21名“乡土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开发出乡村生态系统、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空间布局、全域旅游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20多个课程,形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丽乡村建设等4大系列、多个特色培训班次,基本覆盖了省市县乡村各级人员培训与教学需求。

2019年,沙滩村的一张照片登上了联合国人居大会发布的报告封面,报告希望通过结合建设原则与案例介绍,为长三角的乡村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并为国内和国际其他地区提供借鉴。

杨贵庆和他的团队认为,乡村振兴与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全世界都感兴趣的话题,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可以推进全球对话,找到中国乡村振兴的全球坐标,构建出话语与传播体系,让全世界认识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价值。

这是杨贵庆的梦想,希望有一天中国乡村振兴能成为全球乡村治理的样本。

## 放下锄头,却拨动命运的琴弦

“手指不要抓弓太紧”“用小臂轻轻带动手腕”……周末,河南驻马店市确山县提琴产业园内,传来阵阵悠扬的琴声,平稳的钢琴声配合着小提琴音,合奏出一曲《我和我的祖国》。32岁的音乐老师张婷婷一边打着拍子,一边给孩子们讲授提琴技法。

张婷婷出生在确山县双河镇的农民家庭,从小喜欢音乐,可在她印象里,当时就读的小学里唯一的乐器就是一架脚踏琴,整个镇也没有一家琴行。

曾经,确山县的老百姓,也没几个人熟悉提琴。但如今,这里年产提琴约40万把,造出了中国80%的手工制作中高档提琴。

农家山乡竟成了洋气的“提琴之乡”,这变化要从第一批丢下锄头到北京提琴厂打工的确山农民说起。

王金堂就是其中之一。

出生在确山县竹沟镇竹沟村的王金堂,父母都是农民,家里的经济来源仅靠着8亩贫瘠的山地。每年紧巴巴的收成,只能换来一眼望不到头的苦贫。1984年春天,16岁的王金堂痛下决心,用一袋麦子换来车票,再揣上亲戚帮衬的粮票,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车”,丢掉锄头当起了“北漂”。

“刷盘子、工地搬砖、蹬三轮卖菜,啥都干过。”王金堂说,后来经老乡介绍,他进入北京一家提琴厂当学徒。靠着一股子韧劲和拼劲,5年后,手艺日渐成熟的王金堂开起提琴制造作坊。后来,老乡带老乡,越来越多的确山人来到北京从事提琴制作。

从农民到学徒再到制琴师,“王金堂们”闯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确山师傅”名气渐渐大了起来,确山县也在慢慢发生改变。必不可少的,不仅仅是阳光、空气,

还有音乐的芬芳。

从小在确山县长大的张婷婷在高考结束后,选择了外地的音乐学院。“每次回来都能发现变化,县里和镇上的乐器行多了,谈论音乐的人也多了,甚至还会有人向我打听学音乐的事情。”张婷婷想不到,当年那个连琴行都没有的小镇,已经成了外地人口中的“提琴之乡”。

2015年,确山县规划建设了600多亩提琴产业园,对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帮扶。标准化厂房、车间、配套用房可免费使用3年,并开启相关手续办理的绿色通道,在外能人资源开始转化为本地发展的独特优势。

随后,60多位制琴师先后回乡创业,一些提琴生产企业也陆续将生产线搬回到确山。目前,确山当地可以出产的提琴相关产品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相

关配件等超过30个系列、400余种型号,不少产品远销欧美。

“现在政策好,交通、物流各方面设施都很完善,振兴家乡产业,让家乡人富起来,是我们这些在外的确山人一直惦记的事。”如今,王金堂的琴厂全部招收当地农民,已培养出50位手艺人,学成的人又去带新人,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了靠天吃饭的日子。

提琴产业的发展,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好声音,也让这里的人们生活更加富足。

48岁的贫困户孙永清在提琴产业园昊韵琴厂上班,在40多道提琴制作工序中,他主要负责材料分类,为不同种类的提琴挑选合适的木材。

“我身体不太好,这个活不费大力,不仅离家近,一个月还能拿3500块钱,顶过去一年的收入,这样的好日子能敢想?”孙永清将手

边的云衫归好类,习惯性地扶着腰,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

2019年,放下锄头的孙永清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如今,确山提琴年产值达6亿元,带动当地2600多人就业。

“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也充实了,音乐课已经成了各级学校的标配,不少企业免费给学校提供音乐设备,越来越多的孩子拥有更多学习的机会。”毕业后,张婷婷回到家乡做起了音乐老师。

提琴产业园免费提供设备和场地,3年来,张婷婷一直利用周末时间义务教孩子们学习小提琴。“只要想学,任何人都可以来。”张婷婷说,这样的生活,是她小时候做梦都想拥有的。

“老一代做琴,新生代拉琴,这日子可不就是节节高嘛。”王金堂笑着说。

■ 新华社郑州7月8日电